

說苑卷第八

鴻嘉年三月己亥發在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
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
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天下也將懷遠而致
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
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
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

賢伊君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
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鈞屠與執爨
僕庸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
也猶大匠之為官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此
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
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
秦之必霸也豈待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
國破家亦固有人策用千莘紂用惡來宋用唐
使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

人而欲有功譬其拉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
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
况乎俗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報暴
寡強劫弱商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
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隲朋實胥無審威三存
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齊荆蠻以真
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
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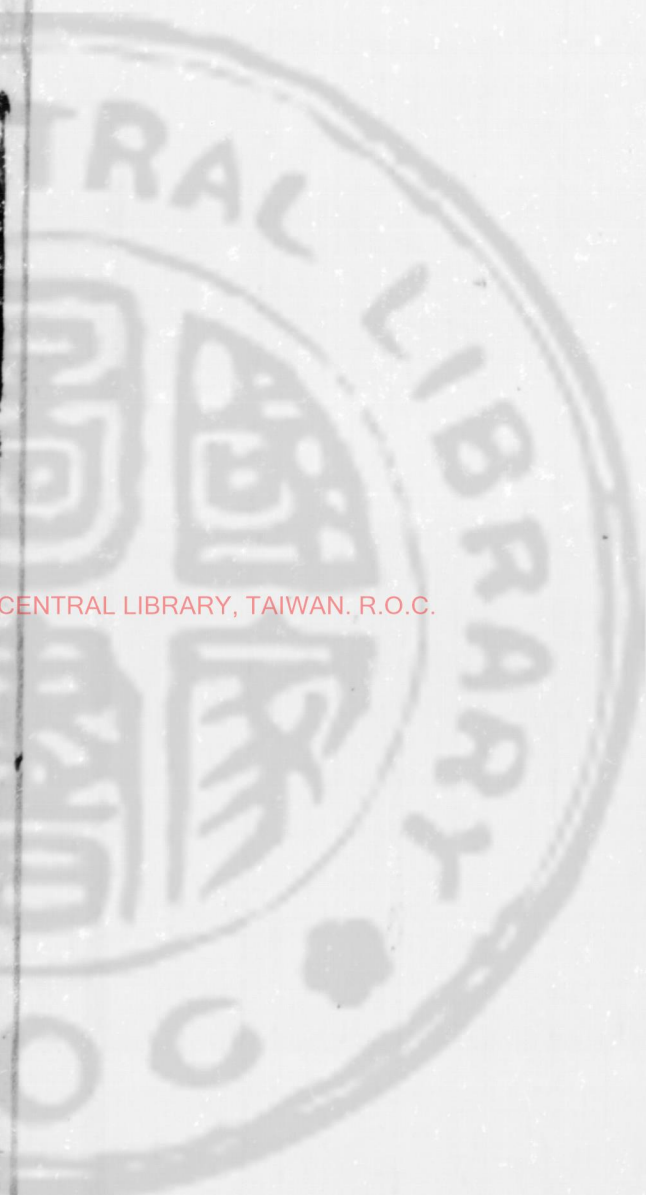
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楚鄭敗強晉
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慶
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未子
并異州揚威子鷄父鄭禧富子乘之國貴
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利於已者不先得
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謏也叔行人子羽賦曰
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
無強楚之患故唐有宮之奇晉厲公為之終夜
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

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大宋壽張公不用公子月
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
戎故共誰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
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而親
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染
摸也國家昏亂而良且見魯國大亂季友之
身見禧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
憂行政三十年季子之卒後邾殺季其南齊伐其
北魯不勝其忠將乞師於楚以舉全耳或作身故得曰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慮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成衛公子遂
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便於臣下外困於兵亂
弱之患也禧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巧
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
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
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矣何
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琢不用而大者其
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瑯公不知孔
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趨死而後之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
窳戚擊乎牛角而啓歌拍公聞而舉之斃龍跪石
而登唯孔子為之下直堯舜相是不違乘陰文
王舉大公不以目人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
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
不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
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
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鹿之尾而知其
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即見



則百節知矣由北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想
介即因是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
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
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弑於伍羆之宮威王
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朝果穆公以
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
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威至憂
深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正二十

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而死不葬為天
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為在所任也故魏有
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
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
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
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
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
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

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已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相公無日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討殺王子比

平箕子被毆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樓閣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

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
而求速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
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况當
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
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
舉眾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繆
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
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以叔兄而立善仁義也將
謂桓公介儉乎與婦人同與馳於邑中非恭儉
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
潔也此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
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
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
豎刁且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
辱俱施有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士佐急美
周公且曰屋之士所下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主

皆至是子所與同交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
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
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
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若大山少選之間
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若
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
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
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
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
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
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
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
保得上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士
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
夫楚平王有士曰楚侯胥紅負笈王將殺之出
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
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

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主將殺之出士走晉晉
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
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
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遠至于
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
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
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
士取拊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

也孔子曰拊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
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
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慙愿順然
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
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
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
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
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
言者所以捋其劄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

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
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
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
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
使周公驕而且悞則天下賢士至者寧寡矣苟有
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
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也自桓公曰

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
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
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
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
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
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
詢于蕩蕩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
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歧隄之上登高以望大息而
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
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
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
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
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之
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
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

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
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
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
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
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
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干人者
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
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

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
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
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
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驕駟騏驎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廐西施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
湯之士而後好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
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實明
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
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
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
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會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
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起諸侯者乎
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
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

能用也宗廟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者曰饒對曰
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
足於士而君鴈鷺有餘粟絛素綺繡靡麗堂楯
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綠衣果園梨栗後宮
婦人搗以相擗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
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
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
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

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
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
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
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
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
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
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躒去衛靈公
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躒之入也而後入臣是
以知其賢也

今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
還曰廊下有二十五後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三
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間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
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
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
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
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

孔子曰由不知也吾間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濟
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
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
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子遇
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
君待我朝譟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
者驕入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
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

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
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
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入太子
父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
君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不子方以行得而文之
自吾文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
文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
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
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

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
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
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
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
為人君而忍其臣者邪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
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
智士不為謀辨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
為死文侯援綬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

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疇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備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令將軍方吞一國之

麾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檀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疇曰今日諸君皆為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止知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問

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曰有司又
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
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
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
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
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
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
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

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六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
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
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
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
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
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
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
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諸出寇罷而後復
 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
 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
 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子而曾子
 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
 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
 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文復貴
 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

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
 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士也吾臣之削
 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以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

好士故走來見簡

三逐事君五去聞君
 絕食而難蹠而行左
 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
 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
 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
 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
 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
 也威德之士亂世所
 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
 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

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夫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子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
之琴一何張也賈子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
悲耳為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
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二年諸侯舉兵以伐燕齊王聞之惕然而恐
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
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
不應三問三笑不應王怒然作色不悅曰先生

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
也臣故以臣隣之祠田也以一盂飯一壺酒三鰒
魚祝曰蟹螺者宜永為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
洋有餘臣笑其賜愧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
立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車馬百乘與乎諸
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
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
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

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
軍將之至會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
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
使眅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
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
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
重首及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眅子將楚發
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
右司馬蓋王車馬為重也

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
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可
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
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眅子之為
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
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焉歎曰吾
獨無豫讓以為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
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

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讓讓之君亦何如哉文
侯曰善受浮而飲之爵不讓曰無管仲鮑叔
以為臣故有讓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之良臣史厲曰安
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且以
為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
替不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
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
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

之為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
位死而後止何向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
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
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人也賤不肖
而不能去也其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
知其不己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
並前中行氏難無不亡得之

晉制武於郊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
將許之主真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
公猶有喜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因獸猶聞
况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子毒也
或者文警平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
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
乃使復將

說苑卷第八

說苑卷第九

鴻嘉年五月己亥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
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自也將欲以臣君之過矯
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
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也夫
忠臣不怨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
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

晉制武於郊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
將許之主真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
公猶有喜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因獸猶聞
况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子毒也
或者文警平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
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
乃使復將

說苑卷第八

說苑卷第九

鴻嘉年五月己亥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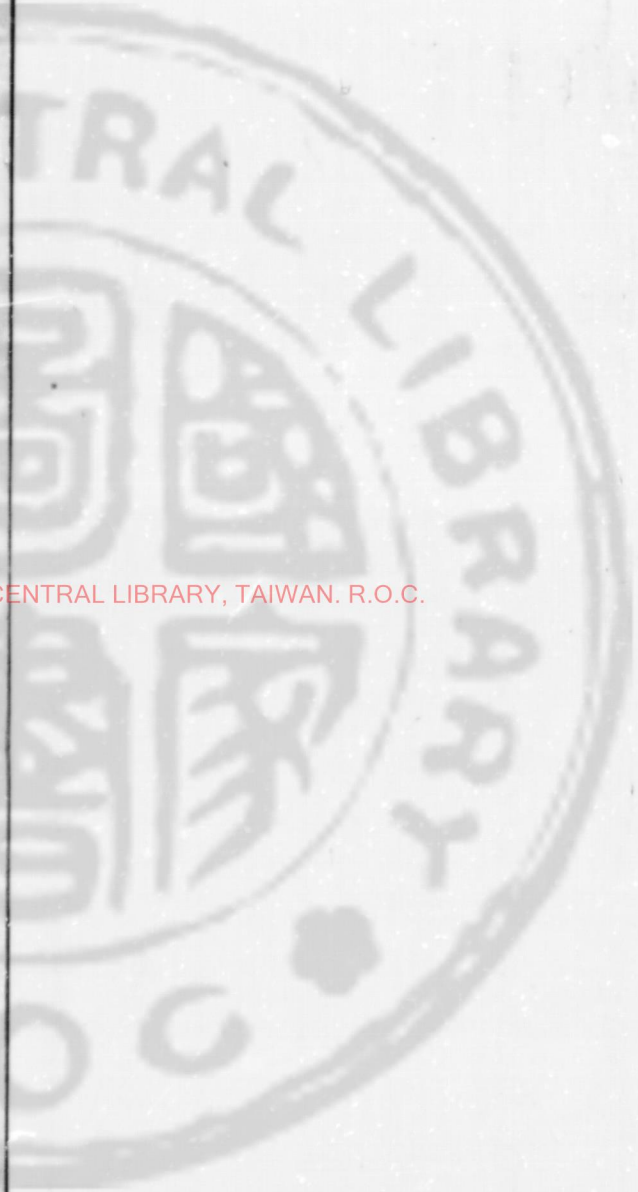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
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自也將欲以臣君之過矯
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
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
忠臣不怨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
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

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
曰吾其從諷諫矣乎上人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
身與其危君寧危身也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
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
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所以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
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鮑叔之諫而殺之曹羈
諫曹君不聽而去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
禮

公遊於海上而鮑叔歸令左右曰

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
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
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等瑟
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
樂臣善隱平公曰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焉
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拍
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白不知平
公曰歸之咎犯則曰其一拍曰是一也便游越
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湯三也作



儒有餘酒而死亡渴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
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
屏鍾鼓，除筵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曰：「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謂者入曰：「有客以鬼道開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

吾直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迷廵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下殿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

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能群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誦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嬖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子萇陽宮一本作我陽下令曰敢以大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萇藜其脊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

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
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
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
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
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
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
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七使
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
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安

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
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自至前則死矣
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
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
者不諱士諱死者不可必得生諱亡者不可以
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
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
之行陛下不自知郡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
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

有不慈之名遷母賞陽宮有下孝之行從蒞藜
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死解無
秦者曰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也異
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不殿左手接之右手
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
父爵之為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左右
行迎太后賀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
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今直使使成
秦之士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

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
月之糧者大目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
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
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
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
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
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
己來汝將諫邪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

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費各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曰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常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

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是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蕪乎蕪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蕪乎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也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

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
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
伐孤竹刻今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
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義王而朝者九
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
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
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皆太
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
非武也姪娣不離陳枉非文也凡爲不善通於

必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軀
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
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率教幾有太罪以
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
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
淮其樂復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
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
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

子西駕安車四馬經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紉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其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歸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西能禁我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

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削陲為陵於荆臺未嘗有特鍾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今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露之矰以畋於雲臺三月不反得舟一作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露之矰畋於雲臺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

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甫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
於不祿託於諸位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
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失王之
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
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
此者一丹謂王起矣二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
保申曰臣聞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
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
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

黃之狗折筮露之增逐舟之姬務治乎荆燕國
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
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
成功名者其唯荆文王乎故夫下譽之至今明
主忠臣孝子以為法

晉平公使叔嚮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
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
裘者叔嚮歸以告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
敬舟矣以敬民叔嚮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

以發于兵下可以陳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
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
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今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
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
何笑對曰臣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
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
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
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

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為臺榭成又欲為鍾晏子諫曰君不勝欲
為臺今復欲為鍾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
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
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
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
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
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

於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
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戈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
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
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
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
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
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畫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

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
子睹齋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
畫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
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果出是以不
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
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
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
見戮於刑雖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
晏子對曰君無惡馬且聞之下無直辭上有隱

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
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則跪有
直辭是君之福也故且來慶請賞之明君之好
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
於是令則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晏子
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
有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
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

簠簋者有人且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
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
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且得微有叛者乎
君何為非時

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
且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問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琴右挈竿行歌而至公曰
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洽吾國
微此一且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

無偷樂之曰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
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
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
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
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
勾踐乃以兵五千人一作棲於會稽山上使大
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為臣妾吳
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卒也

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
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日爭寵新君
弱乃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
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
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
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
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疏子胥之言其後四
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
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

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
信用齷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
其游辭僞許而貪齊璧玉田無所用之盤庚
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
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
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
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
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
說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思其怨望清賦爲過也

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代之
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
伐齊子胥專復強諫沮毀用事徵幸吳之敗以
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
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
起禍不難且自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
子於鮑氏夫人且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
王謀目今不用常怏怏願王蚤圖之吳王曰微
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曰

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且宰嚭為亂王顧及
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
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
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且殺長者乃告
吾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
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
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鷓夷革浮之
江中吳人怜之乃為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
後十餘年越龜負吳王還與戰下勝使夫夫行

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
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
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執諫簡公曰曰常與宰予
比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
危之不可願君去 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
議也君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
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執之言以至此患
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熙
伯曰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
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
國家之利也故不懼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
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
沉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
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之長矣執政未易事
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讎滋
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

十而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三子其

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
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
聞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
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
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
三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

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
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
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
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
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
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
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重銀
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

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世之業不可
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後乘重刃之危
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
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
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
勿為欲湯之冷今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
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
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色去揚
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

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目未知操弓
時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
可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擊木
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蠶
引而絕可摧而拔櫬其未生先其未形必
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萎
而人積德修仁不知其善有時而

非義皆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目誠願大
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
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
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
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
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
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
宋國賤目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在萬乘之

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目恐其有豫且之患矣
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也
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
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
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
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
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恃父亂
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說苑卷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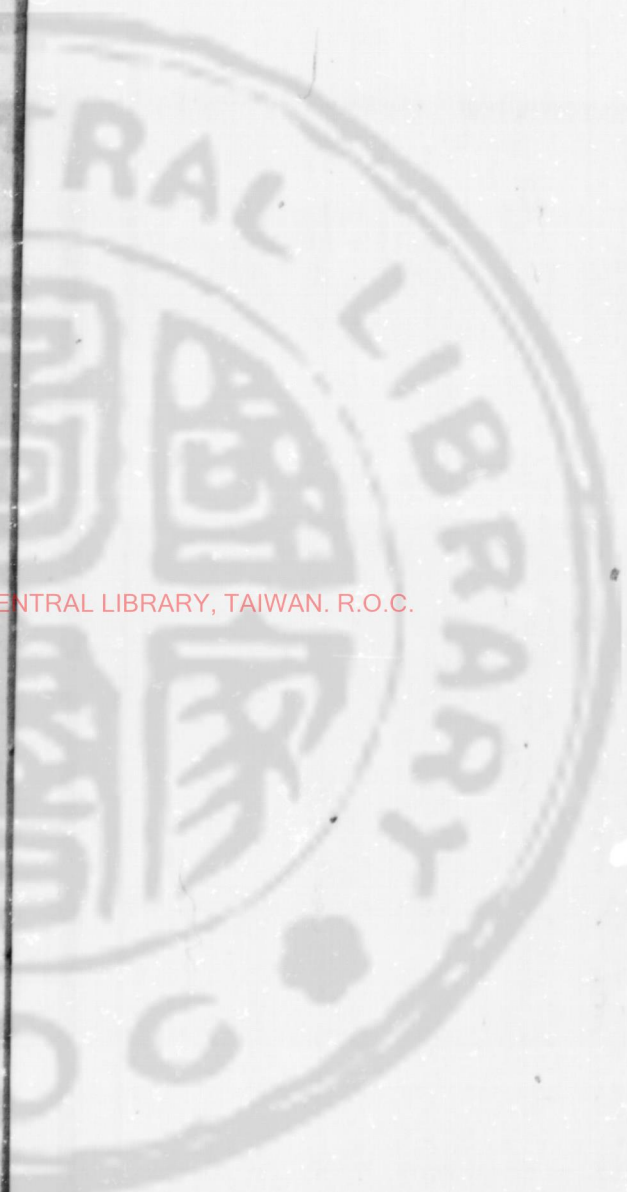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
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
曰誠無詬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
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

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
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
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
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
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
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
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
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然



中則具月盈則食天地
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
人不敢當盛升與而過
三人則下二人則軼調
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
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歎
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
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右
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
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
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
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
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
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
噫有滿而不覆者哉子
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
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

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
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
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
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
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
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
子常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
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也耶常縱曰嘻是已

常縱曰過喬水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水
而趨非謂敬老耶常縱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
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
亡常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
以其治之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常縱
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乎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
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者聃有言曰天下之至
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

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
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
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
向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
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傾何為脆也天
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
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
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
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
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
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
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
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
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

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
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
知地則不失財日元慎之則無害災

曾子有疾曾死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
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
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
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
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後
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主於懈惰孝

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
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石讎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
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
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
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
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媮大國足
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



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
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
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嫖大之行甚
俄而晉魯徃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
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
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救
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
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
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乎諸侯所亡之地而求

而自為來尊寵不計而得之可謂能誦免憂他
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
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戒之過
在於得意而急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
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子饗國饗國之時上
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皆畔天
子失道出居子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
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

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襄義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襄成之過在於得意而忘浸

次士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

卷十

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其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贖人者仁乎觀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

別載五偶則下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曰冠後帶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

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秦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秦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國之時智氏最強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於晉陽決者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之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舟之山

東矣獨無一言以教舟乎魏公子半曰微君言之半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退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別間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也

爲之故士雖聰明而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

而求飲堅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
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
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召
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帳開酒
吳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
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從戰矣於是乃
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
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
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
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
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
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與師擊之是孤之負吾
先君敗鄰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
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與師徑吾地而
不假道是弔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
也與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與
兵要之沒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

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
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
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子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
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
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祀
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
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

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
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
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
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
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
人災災不滅矣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
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
慎之禍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

得其死如勝者必過其敵盜怨主人民害甚貴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從之下之使人慕
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
此眾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
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
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
顧謂弟子由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
遇禍哉

魯哀侯葬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
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
臣受而不用也人多受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
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
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
之驅之前有異人音以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鑿
揣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
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

聞三失之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
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
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
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得再見者親
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
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
君子豈不殆哉從之德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
身世不與善也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

以桀殺聞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
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
厚不敢不踏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
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
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
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
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汗

辱難滿洒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
幾何夫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
也謾諛者窮辱之全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
也故曰去微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
壽為君子名聲當左以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
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
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俯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

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眾敬則人愛之忠
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
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况於身乎故不比
數而比踈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
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
三曰富而謙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
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
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

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官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為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乎原為谿谷君子為師僕吾嘗見江河乾為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戒

三本試

曾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差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以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噉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翟繒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嬰更者少惡人者多

行年七十常恐父貧之加於沈者何釋恭焉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
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下
畏蛇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
曰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富恐行節之虧回是以
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卷第十

三卷共計伍拾陸頁
卷八缺第四頁
卷九缺第二頁
卷十缺第二六頁

說苑卷第一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歲在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行齊在以上之者誠以處之
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
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
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
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
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

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
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
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
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
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
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
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
蒯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

安則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
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
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
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
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
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
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
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

如強秦亦將龍衣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
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
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
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
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
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
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有入門而右不若

善者入門而右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曰對曰
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信
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劉焉驅民而歸之是亦
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
政之所不及唯子是臣管仲故萊三歸之臺以
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子三人相與勞
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者田不租父老
皆拜間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

右復賜父老無徭徭父老皆拜問立先生又不
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
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
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徭父老
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問立先
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
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
授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
雖豐以備凶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早

賤無以貴先生問曰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
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
其法度如此自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
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自可少得以富焉願大
王出今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
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相然則倉廩將虛
也賜臣無徭徭然則官府無役焉此固非人臣
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

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
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
之為鼎而壽王獨以為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
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
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
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
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
以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
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
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
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
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
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
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
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拒司馬者
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駟亦呼車御肘其駟曰
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駟謂其御曰當呼

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肆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劔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得無呼車哉今天主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夫計於廟堂之上若自筭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且與其憂深且矣夫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

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有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嘗愛人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
孟嘗君曰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繼因計
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繼因計
而入不因劍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
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
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虛天下疾狗也見菟而
相屬則無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
得菟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
昔華舟把梁戰而見其女悲之向城而哭隅為

之崩城為之弛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
矣夫土壤且可為忠况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
然日見鷦鷯巢於葦若著足髮毛建之女工不
能為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破子死
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孤者人之所攻
也鼠者人之所燻也日未嘗見穉孤見攻杜鼠
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
齊齊王使為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

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社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子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負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二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厄而北于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既衣韋衣而朝衣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遂循而作色曰失服事可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為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為齊短衣而逐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為越一身鬻髮苑蠶夫種出為西戎左衽而格結余亦出為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衣者當羊鳴且曰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真為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闕也亦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

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龜鼈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王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為勇者也

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醉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酌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為人臣者不易為君亦不易今吾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為上客襄成君始刺之曰衣翠衣帶玉劍履縞鳥立于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

不言莊辛遷延杏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
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蒲
菀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杜會鍾鼓之音畢
榜檣越人擁揖而歌歌辭曰濫兮拊草濫予昌
澤予昌州州醜則烏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濫秦
淪淪悞隨河湖鄂君子指曰吾不知越歌子試
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又
何之兮舉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
同舟蒙羞被好兮不嘗詬耻心幾而

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者
兮君不知於具鄂君子指乃擒脩袂行而擁之
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指親楚王母弟也官爲
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檣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
令君何以踰於鄂君子指臣獨何以不若榜檣
之人願把君之子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子
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
未嘗遇儂如川之卒也自今以後頽以壯少之
禮謹受命雍門子周以琴見子盜嘗君孟嘗

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
能令足下悲哉曰足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
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
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
及四鄰訕折一厭襲於一無所告忽不若交
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
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感盈匈
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
爲國無樂已兄若是者臣一爲之微躬援琴而

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君足下千乘之君也
居則廣夏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
送進而諂諛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
風練色以滢目流聲以虞耳水遊則連方舟載
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七獲乎乎
原廣圍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
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志死與生雖有善
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
臣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

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
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
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
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之
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
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
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
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菜薪芻
獨其足而飲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憮然為足下

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
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
而鼓之徐動宮徵徵揮羽角切終而成曲
君涕浪汗增歎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今
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遽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皙接卓
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遽伯玉為之軼車公
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
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遽伯玉曰謹

受命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
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遽伯玉曰楚最多士
楚王大說遽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
造然曰是何言也遽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
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
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鬬蠻蚩蚩生於楚走之晉治
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
盜賊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
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

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也
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
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
楚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漑之金鬻
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
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
舌虎叔向爲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立
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

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
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
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
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不濫
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
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
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
不虛爲之有迫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
不舊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
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
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
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
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
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
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
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
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局

為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發君之便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為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吾為丈尺之書寄我與秦主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君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日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壯官吏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

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入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又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為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令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

鮒魚焉大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
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馱汝鮒魚曰今吾命在
瓮甕瓦之中耳乃為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
即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
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備肆矣文
侯於是乃發粟百鐘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飢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
何對曰歲飢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
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

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
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
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
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
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赦之不
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
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為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

不足以致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
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是其
材為太宰 語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
也夫賜甘 酒一累裝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
其高且 不知太宰 語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
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何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
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
而去之寡人問子子白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

警渴者之飲江海知已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
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
尼賢乎對曰賢公曰若六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
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
高無少長愚智皆知直同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
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
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

不通乎仲互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而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

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曰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慊也事所射之君是不真也召忽死之管子一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

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
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
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
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真也知
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天
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事聞天
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
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
天下夫何為死之哉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谷疋與趙衰孰賢對曰
處父欲臣文公因谷疋三年不達因趙衰二日
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
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
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
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
十五年也庶以不匿其過共二十也仁以喜義
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

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
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第十一

說苑卷第十二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在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遠事不得
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
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
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
義者各上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
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

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
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第十一

說苑卷第十二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在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遠事不得
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
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
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
義者各上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
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

夫者謂將師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
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
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
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
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
無通告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
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亦嘗悲若此也王曰宮
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狂耶王曰

天有端濕絃有絲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
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住之以事不制以辭
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
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
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
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
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終降道過鄭鄭新與楚
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

言令宋歸韓三嬰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
車令呼宋使降遂信其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
方忘周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公至
矣楚莊王大怒將身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
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
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
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
臣無忘盡忿而得死者楚之王諸弟皆諫王赦之
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晉公爲上卿故

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陽陵陽陵君辭而不受使
唐且謂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陽陵君獨以
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
寡人以地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
爲趣者陽陵也夫陽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
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
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

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彼必百萬流血千里
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
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額地
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疋夫愚人之怒耳非
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
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
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
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六合怒未發擗厲於
天士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

七首定規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
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隰陵獨以五
十里之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居
實之用子貢曰使吳貴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
恃也於是以揚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
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
百邦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
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

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合人
趙倉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
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
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
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好晨鳧此
犬於是乃遣倉唐緹比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
唐至上謂曰薛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
請以燕聞奉晨鳧敬獻庖厨緹比犬敬上涓人

文侯悅曰擊惡我知吾所嗜好及倉唐
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
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
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
時拜送書於廷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
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
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
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
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

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鳩彼晨風
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欷歔如何如何忘我實
多文侯日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
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
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日子之君
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
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
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自擊

也倉唐曰君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不
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
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
召之遠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
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
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
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
擊為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皇于飛嗚嗚其羽
亦集爰止藹藹訥訥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往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

宥於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不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日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大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

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喪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刻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故有相攻者令

其罪若此刻羊矣臣之君固以刻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希求帶之上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上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上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推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奔反天性損

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
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
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
侯皆昂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
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
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
下誅暴逆將相殺殺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
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正印剖符通使君王宜
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與

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
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
覆手耳於是尉佗乃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
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
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
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
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
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與萬
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

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踰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下金陵生拜尉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死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為

見子焉使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外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懼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異充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

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擯然
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
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
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
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
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意諸發令
逐韃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矣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
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儻者客見則稱天子明

曰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
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
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具王
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
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為罪
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
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
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
勞者必具大

子就吳者三
之所不侵而
存然後吳
夷之鄉希
概然避位
吾子客焉
事不通廢

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也必因此臣
之所以仕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哉晏子出
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保而些高擲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
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
賜人主削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馬乘無教
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
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

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使子立語

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
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盜何人固盜乎晏子反顧
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
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
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
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問小門於大門之側而
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

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僨其更從大門入見楚王
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闔張
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
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
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
宜使楚耳

秦楚戰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
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
意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主王殺子以累鍾其

吉如何使者曰秦楚戰兵吾王使我光窺我
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言戒整齊兵以備楚是
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置於鍾死
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
鍾鼓鐘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
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
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救之此之謂造命楚使
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楮官使者曰大我梧
乎至曰江潭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臣使何怪

馬使者曰昔燕攻齊邊路渡濟橋焚雍門
擊齊左而虛其右王蒙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
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潘澠定獲乎琅邪王
與木石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
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子
王曰子先生應之乃教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
者荆平王為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
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以為將相三年將
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涇舉級頭百萬囊先奔郢

說苑卷第十三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安光祿大夫劉向上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詳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善失策傳白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



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
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
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
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
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
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
為百姓也許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
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

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
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
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
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
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
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
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
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魚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立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立聞之則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立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燬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以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在左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

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歆日之役者有執柝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僕者延而進之分級而告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

田臣聞君子有三德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然滿者綬紆之色敦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敦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拍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君三年晉果亡威公又曰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今有

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人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躋固無休息溷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

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
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故有道者言
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昔
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
以亡也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
而澆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
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
分其地今城未沒三板曰龜生龜人馬相食

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
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
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
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借約為難不可
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為趙說君且使君
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且之言
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
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云士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

比及三年必亡宋八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士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蔡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士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

蔡而殘之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因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母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
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
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
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
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
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
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
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
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

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
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役吾亦何以不
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
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
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刀
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刀自刑以求入君其
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
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

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
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
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
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
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
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
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
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尚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
何也曰不時言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
利不利昭侯言利矣不作尚門往年秦拔宜陽
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
益奢此所謂禍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
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頽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
見人文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
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頽欲使其衆甚矣後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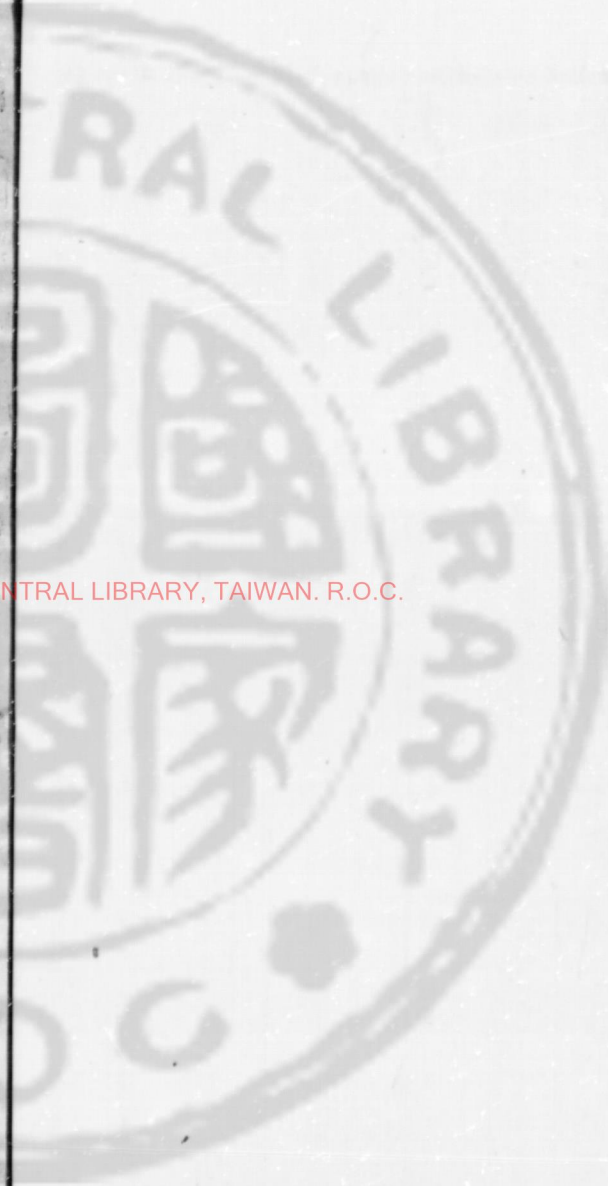
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
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砥兵其以我為
事乎梁公曰不患吾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
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
使如虜之戰臣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
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盧襲郢
楚王欲伐陳使
城郭高雉深堦積其

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齊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齊夫之所在執不殺之仲左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禴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



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殺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
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魯不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為不
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
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
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
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
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從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臺

五仞之臺臺成而鴈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
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
甯甯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
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
廬能用其衆故破幾於相舉今聞夫差又甚焉
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矣昔闔廬
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火親
戚之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

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
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
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
已焉能敗我

越破天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
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
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
取東國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
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

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
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令君
富於季氏而大於魚國滋陽虎所欲傾覆也魯
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母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
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
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
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
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

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迴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畜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且人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

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漁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許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
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
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
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
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
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
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
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
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六敗

趙饑勾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
之禍也夫天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
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
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
曰不可夫天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
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
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
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
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

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
服仁人不以饑饉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
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
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鄆澤靈公
未喋盟成何涉他投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
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
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如姊妹
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

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
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
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
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
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
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
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
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

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君遂為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波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間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具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弃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

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六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我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

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
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
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
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
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
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
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
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

華落而愛之不令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
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智於
先生江乙曰徇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
矣江乙去居一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
者通之於王也曰未可也居暮年江乙復見安
陵纏曰子豈欲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
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
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
其年共王獵江乙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麋狼

之嗥若雷霆有狂兇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
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兇死車下王大
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
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遁而却泣下沾衿抱
王曰萬歲之後二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
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
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
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

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近
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二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
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龍衣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
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
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
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
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
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

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人故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干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

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干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干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楚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事大也今我未以徃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不敏之士書
其各姓擇鄆之良目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
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猴若盟狀
鄆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目桓公因襲之遂
取鄆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
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
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
也鄭桓公聞之接轡自駕其僕接轡而載之行

十日夜而至釐何期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駑
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傳大垣
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
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
之曰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死者第十四

鴻嘉年三月己亥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

公者而堯是也貴為

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夫

然况其細於天下乎非

堯孰能行之孔子曰

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壽

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

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

上

謗言至公也古有行大

富者天下得舜而傳

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

人下若遺躡於天下猶

人下若遺躡於天下猶

人下若遺躡於天下猶

人下若遺躡於天下猶

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共
後世之所則也彼人
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
家在公門則不言貨
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
公舉賢則不避仇讎
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
必恕道行之以不黨
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
是之謂公詩云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比之謂也
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惑生
詐偽生塞誠信生
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
所慎也而禹桀之
分也詩云庶幾上帝
降之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則
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
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
乃為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
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
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
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
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
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

代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
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
爾為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
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
子以其不殺為仁以其不取國為義夫不以國
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奪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
諸侯之義死社稷大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
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大
至有至仁之恩不忍戰有姓故事勲育我民以

大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
屈其群臣者長也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
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
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
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
民非特鬪兵能殺士卒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
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
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

太公擇地而封營上爵李其地不若營丘之
主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
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
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
曰昔周成三之卜君成周也其命龜曰子一人
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
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
依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
公之戒其子也曰五欲至之使於兩社之間也

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
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
或示有天問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
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孰為之博上七十人未
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
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
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
將官天下誰可使伐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

下行禁紉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禁紉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千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簾婦女連百倡優樂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殿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閤然無以應之而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公之醜我遂罷

詩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殪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宮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願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殪之有

君不推此而有營內奸私使財貨偏有所聚
粟幣帛腐於園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
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
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
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殪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
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
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誰哉於齊主誰哉
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
繻由繻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繻子謂子
路曰孔子主我衛鄉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
命而主雍雎與寺人瘖環是無命也孔子曰
於魯備料適家遭相司馬將娶而殺之微服過
宋是孔子嘗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
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

孔子主雍睦與寺人啗環何以為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慶意欲使天下之民
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
與絀介之惡之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
天而懋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謂然而嘆曰
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
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
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以異並作也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
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
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
紀綱之廢壞服重屨遠周流應聘乃侯幸施道
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
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
其恩故謂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
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

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二軍之士皆
未息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曰動而言肆懼
我將遁矣道之泗必敗之趙有曰死傷未收而
卒之不慮也不待期而迫入於險無勇也請待
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
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
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此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

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
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自不忠君
王又何必為忠且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業
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
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憇入見於
王曰且言孫叔敖果可倚持國政奉國法而不
黨施刑戮而不亂可謂公平莊三日夫子之賜
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衆



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
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
必死矣其王朝景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殺
罷趙宣子觸太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
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
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
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
惟晉國適享之乃言叔是賴之故不再拜稽首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

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
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
幸赦目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
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
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草王子靈共招萊二子出
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
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
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

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
吾益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群臣恐君
見之曰討有罪而檢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
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保國也私
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
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
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
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國法也夫且士

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
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
意也何廷理之駸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
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
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
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
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
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
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

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
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
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
子文不聽恤顧然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
馬蹄蹂雷者斬其輻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
蹂雷廷理斬其輻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
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
稷故能立法從令直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

加誅七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
棄君下陵一也臣棄君則王失威下陵上則
三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
舍再拜以明死

楚莊王之往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遂
之太子怒入曰王曰少師慶遂臣之車王曰舍之者
君在前而不退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害也
吳王闔廬者伍子胥與師復讎於楚子胥
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

葛君之義復久之雖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回
事而後復其雖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
私矣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
君子進曰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
曰子以為何石某子曰云云釋矣然後君子
或當役某子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
云云然後斷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
明有可也之若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為衛政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於朝
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
不踰曰於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
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
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
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非我則者曰斷足固我罪
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
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使則者論
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

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區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
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
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第十四



四卷共存陸拾肆頁
卷十二缺末頁
卷十三缺第十五頁
卷十四缺第八頁